# 故宮週刊

易培基題　（印：易培基）

本院理事熊秉三先生小影

## 清德宗遺稿（續）

瓊林大盈庫論

人君爲天下守財、不當爲天下靡財、然爲天下守則公、爲一人守則私、甚至以天下之財供一人之用、則私之尤私者也、如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是已、周禮內府之職、屬於冢宰、說者謂王者無外、在海內如在橐中也、漢制少府卿與大司農並列、然常以水衡之錢、爲軍國之用、猶有古意存焉、至於德宗、一變唐初之制、戚戚然務厚其私藏、涇原變而不悔、奉天幸而不改、陸贄諫而不從、卒至藩鎮驕橫、小人柄用、而身亦危矣、悲夫、爲人君者、其鑒於德宗之往事、而以周禮爲法哉、

清乾隆銅胎琺瑯瓶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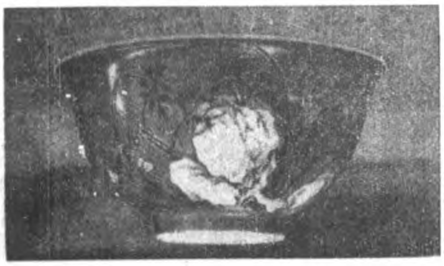
## 宋及楚平論

楚人圍宋、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、遇華元、問其狀、元以易子析骸對、子反亦以其情告、歸語楚王、引師而去、余讀書至此、曰嗟乎誠信之足以感人如此夫、春秋所記、獨戰泓一役、君子譏之、其餘如伐原侵鼓之師、苟有近於仁義者、未嘗不取其美而蓋其過、若子反華元之相語、篤實惇大、無一毫權詐之心、千古能有幾人哉、公羊記之、並無貶辭、後儒不察、乃以楚君臣皆墮華元計中、何其陋且鄙也、夫一誠可通天地、忠信可行蠻貊、以之治天下不難、而況於兩軍相見之際乎、

明五十兩銀錠正面

明五十兩銀錠側面

清古月軒磁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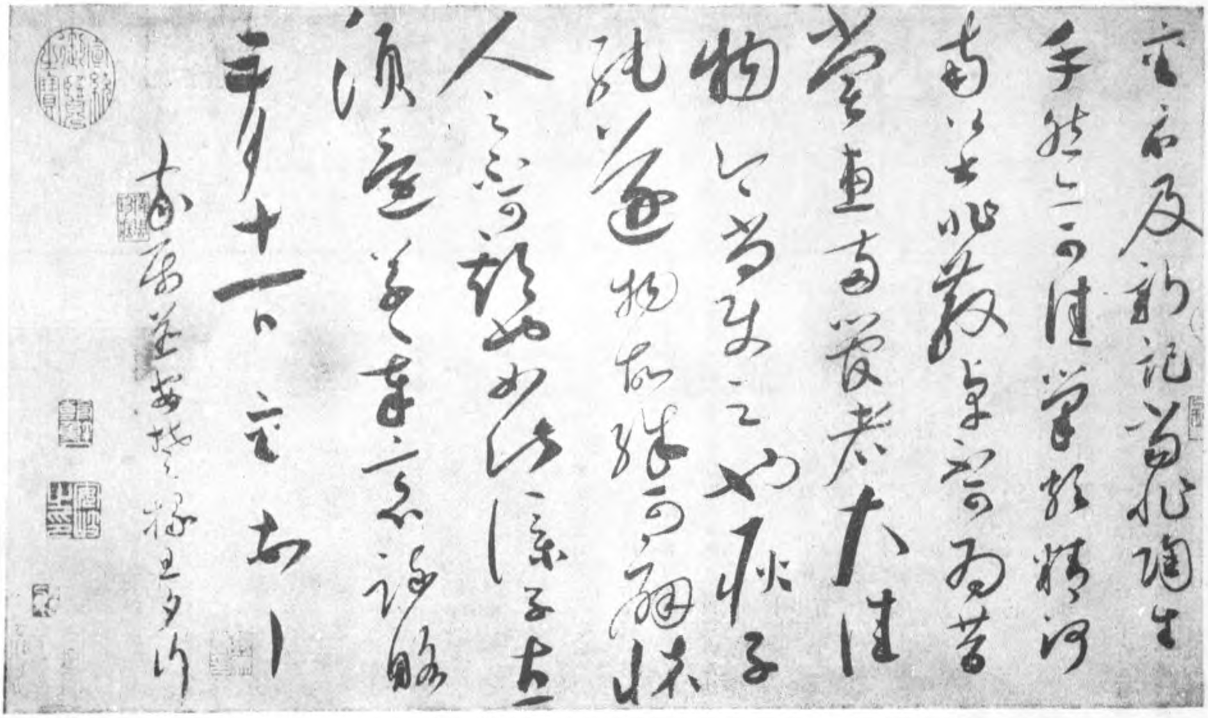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發售室
交郵當如件奉寄不誤品目價格函索即寄
二十二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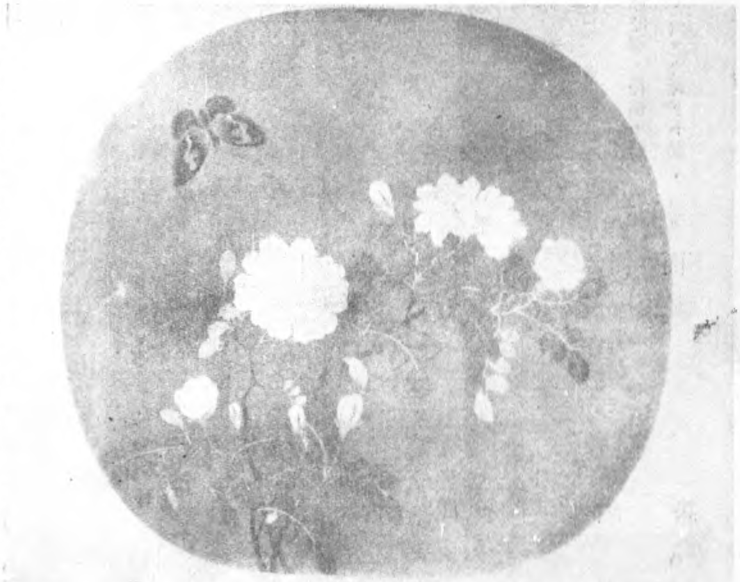
（本市）每期五分　十期五角　三十期

## 宋　蔡襄　陶生帖　（宋四家墨寶之四）



蔡襄、仙遊人、字君謨、天聖進士、累官知諫院、直史館兼修起居注、論事無所回撓、進知制誥、每除授非當職、輒封還之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、再知福州、聘郡士周希孟、陳烈等以經術授學者、常至數百人、躬至學舍、執經講問、徙知泉州、建洛陽橋長三百六十丈、以利濟者、閩人勒碑頌德、後以端明殿學士移守杭州、卒謚忠惠、襄善書、爲當時第一、詩文清粹遒美、皆入妙品、有茶錄、荔枝譜、蔡忠惠集、

## 宋　馬逵　春叢文蝶



馬逵、世榮子、得家學之妙、山水人物花果禽鳥、疏渲極工、毛羽燦然、飛鳴生動之態逼真、

## 明　李士達山水

李士達、號仰槐、吳人、人物山水、氣韻天然、萬歷間隱居新郭、碧疃秀腕、筆體欲仙、其論山水有五美云、蒼逸奇遠韻、五惡云、嫩板刻生痴、人謂深得畫理、

左上隸書題、寒門風落木、客舍雨連山、又題云、萬歷庚申秋日寫於石湖村舍、印二、勘甫、李士達印、均白文、

## 清宮史訓諭選錄（續）

雍正二年五月二十日、上諭禮部、內廷太監及王公家太監之爲民者、率多在京居住、此輩最好生事、不可容留、俱著回籍、如內有六十五歲以上、曾經效力、因得殘疾而爲民者、許其在京居住、令總管太監奏聞、其應回籍者、着行文該地方官嚴查、如不在本籍居住、或住別省者、該地方官一併從重治罪、

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四日、上諭張起麟王朝卿、爾等與莊親王、內務府總管來保商議、除宮內太監不必挑、將外圍太監中之年方壯健者、揀選二百名、在暢春園賞房居住、令伊等學習弓箭籐牌鳥鎗鎗刀、有學習優者、賞以千總把總職分、再加賞錢糧、果能盡心學習、武藝出衆、朕可以隨時量賞職銜、將來隨朕出外、分作兩班宿衛、即駐蹕暢春園時、宿衛亦好、

## 周季受尊文字及器形

## 射陽先生存稿選

射陽先生存稿、凡四卷、第一卷賦、騷、詩、第二卷、序、第三卷論、表、贊、雜著、誌銘、誄、祭告文、跋、啓、第四卷、障詞、詞、不入四庫、詩尤卓絕、民間已成絕本、山陽詩徵曾選其詩全數、而此書市間亦罕見、明詩紀事錄其一首、並以大泌山房集、靜志居詩話、郭麐靈芬館詩話、列首端以相引重、其價值可知、茲於故宮舊藏、得其全書、亟選錄之以實吾刊、亦首以詩、再及其他、不復依原書卷數爲序次也、並弁以原序、編者識、

### 附陳田明詩紀事一則

吳承恩·字汝忠·淮安山陽人·官長興縣丞·有射陽先生存稿，大泌山房集·汝忠與徐子與最善·往還唱和·今按其集·率自胸臆出之·以彼之才·僅爲縣丞以老·一意獨行·無所攀援附麗·豈不賢哉·靜志居詩話·汝忠論詩·謂近時學者·徒欲謝朝華於已披·而不知漱六藝之芳潤·縱詩溢縹囊·難矣·故其所作·習氣悉除·郭麐靈芬館詩話·射陽先生詩筆清而不薄·澹而能腴·對酒云·客心似空山·閒愁聚雲集·前雲乍飛去·後巳陣鬱入·塗居云·窗午花氣揚·林陰鳥聲樂·冬日從人云·馬腰嚼凍雪·鶻臘射斜陽·長興時作云·祗用文章供一笑·不知山水是何曹·秋興云·河漢白榆秋歷歷·江湖元鳥晚飛飛·數聯·皆能脫去雕琢·蕭然自遠·

（接第四版）

## 清緙絲花鳥

## 明無款吳三桂門鵪鶉圖

無款、原標籤題吳三桂門鵪鶉圖、

### 假司馬印之七

鼻紐

### 假司馬印之八

鼻紐

### 假司馬印之九

鼻紐

### 假司馬印之十

鼻紐

以上九折　六十期以上八折
書局出版
書局杭州抱經堂
定價　粉紙每冊六角　毛邊紙每冊五角
譜
影印本每冊一元
發售處　故宮博物院文獻館

## 吳射陽先生存稿敘

吳汝忠卒幾十年矣、友人陸子斋收其遺文而表、孫進士丘子度梓焉、問敘於陳子、往陳子守淮安時、長興徐子與過淮、汝忠往丞長興與子與善、三人者、呼酒韓侯祠內、酒酣論文論詩不倦也、汝忠謂文自六經後、惟漢魏爲近古、詩自三百篇後、惟唐人爲近古、近時學者、徒謝朝華而不知畜多識、去陳言而不知漱芳潤、即欲敷文陳詩、溢縹囊於無窮也、難矣、徐先生與余深韙其言、今觀汝忠之作、緣情而綺麗、體物而瀏亮、其詞微而顯、其旨博而深、明堂一賦、鏗然金石、至於書記碑敘之文、雖不擬古何人、班孟堅柳子厚之遺也、詩詞雖不擬古人、李太白辛幼安之遺也、蓋淮自陸賈枚乘匡衡陳琳鮑照趙嘏諸人、咸有聲藝苑、至宋張耒而盛、乃汝忠崛起、國朝收百代之闕文、採千載之遺韻、沉辭淵深、浮藻雲峻、文潛以後、一人而已、眞大河韓山之所鍾哉、汝忠與實應朱子价自少友善、其文名與之頡頏、乃子价爲太守、而汝忠沉于下寮、茲稿出、當與山帶閣集並傳、射陽射陂之上、有兩明珠也、因綴數語、冠于簡端、萬厯庚寅夏日五嶽山人沔陽陳文燭撰、

## 吳射陽先生集選敘

南新市人李維楨本寧父譔

嘉隆之間、雅道大興、七子力驅而近之古、海內翕然鄉風、其氣不得靡、故擬者失而粗厲、其格不得

天一門前諸葛拜斗石

論、故擬者失而拘攣、其蓄不得儉、故擬者失而樑雜、其語不得凡、故擬者失而詭僻、至於今而失彌滋甚、而世遂以罪七子、謂李斯之禍秦、實始荀卿、而獨山陽吳汝忠不然、汝忠於七子中、所謂徐子與者最善、還往倡和最稔、而按其集獨不類七子友、率自胸臆出之・而不染于色澤、舒徐不迫、而亦不至促絃而窘幅、人情物理、即之在耳目之前、而不必盡究其變、蓋詩在唐與錢劉元白相上下、而文在宋與廬陵南豐相出入、至於扭織四六、若蘇端明小令新聲、若花間草堂、調宮徵而理經緯、可風可歌、是偏至之長技也、大要汝忠師心匠意、不傍人門戶籬落、以釣一時聲譽、故所就如此、昔齊已好韋蘇州、即爲蘇州語、以見蘇州、不善也、他日進其故草、蘇州大相賞、子奈何舍故吾而似我、張率年十六、作二千首、虞訥見而詆之、更爲詩託之沈約、訥便向之嗟稱、人情好名而酷欲中人之好、從來久矣、天下方馳騖七子、而汝忠之爲汝忠自如、以彼其才僅爲邑丞以老、一意獨行、無所扳援附離、豈不賢於人遠哉、汝忠善吾郡人陳玉叔、玉叔行其集、嶝有所稱引、今勳卿丘公汝洪者母夫人、于汝忠爲出禮稱離孫、丘公念母而念母之舅氏、復搜集玉叔所未及錄者、已病其太繁、屬不佞校刪而爲之敘、吳有遺愛于丘、丘所以報吳久而不忘、皆人倫懿美、出于是集之外、嗟乎、此不佞所貴于汝忠能自爲汝忠者也、

##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（續）

栗亭

事畢、清室代表因兵士勞苦、請以一千爲犒賞搬運銀兩兵士之用、但鹿司令則璧還之、謂此事乃吾人應爲之事、無犒賞之必要、清室代表因強之至再、終不允受、乃致感謝之意而退、至於外庫之銀兩、其數稍少、截至下午五時、尙未秤畢、此則須容明日再行報告矣、

(四)瑜瑨兩妃前此之所以頗躊躇於出宮、蓋恐物品銀錢、不易攜出、現因政府方面、對於非古物之物品及金錢、無絲毫留難之意、遂決計擇於陰厯十月二十五日出宮、現已以此意令清室代表轉告鹿司令矣、

以上爲自六日以來、十餘日間報紙所載溥儀及其眷屬出宮之經過也、瑜瑨二老妃出宮獨後、則爲二十一日、此項問題、於此告一段落、自表面言之、溥儀個人既自願等於齊民、而其左右如耆齡寶熙諸君、當時談話、又皆極知大體、故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極願根據國務院

雨花閣上照景山東半部

令、與清室方面合作、而委員人數、亦已商妥、宜可使雙方融洽無間矣、孰知內部情形、實有大不然者、七日益世報所載遺老召集會議及段氏在津一電、實爲清室方面反抗動機之第一步、而攝政內閣所發表與溥儀商訂修正之優待條件、當時一般國民、以爲復辟以後、尙得如是優待、且備致其不滿、而在清室方面、實亦根本不欲承認、出宮之時、情勢所迫、自無異言、一刹那間、段氏既入主國政、時閩人某爲府秘書長、乃利用段之不無故主觀念、由陳寶琛因某以相浸潤、段果爲動、清室氣燄、因以復熾、而此修正之優待條件五條、一方既爲國民所不滿、一方又爲清室所不承、可謂自呱呱墮地、未嘗一日行運、即成歷史之材料、亦於吾記佔若干行而已、比之諺語、所謂駝子攢跤兩頭落空者、得勿近是、茲補錄之如左、

今因大清皇帝欲貫澈五族共和之精神、不願違反民國之各種度制仍存於今日、特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正如左、

第一條　大清宣統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、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、

（未完）

故宮博物院影印清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預約展期廣告
本院古物館精拓吉金墨本出售廣告
本刊係搜集故宮藏珍每……共印四冊第一冊已